

THE YONGLE (1403~1424) AND XUANDE (1426~1435)
ERA AND ITS INFLUENCES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ymposium
of the Palace Museum in Beijing and Taipei

永宣时代及其影响

——两岸故宫第二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下

故宫博物院 编



故 宫 出 版 社

54-532

K871.454-532

2013/

2

永宣时代及其影响

——两岸故宫第二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下

故宫博物院 编

故宫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宣时代及其影响：两岸故宫第二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故宫博物院编. — 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8
ISBN 978-7-5134-0300-9

I. ①永… II. ①故… III. ①文物—中国—明代—文集②中国历史—明代—文集 IV. ①K871.454-53②K248.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1834号

故宫博物院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郑欣淼

副主任 李 季 李文儒

委 员 纪天斌 王亚民 陈丽华 宋纪蓉 冯乃恩

余 辉 胡 锤 张 荣 胡建中 闫宏斌 朱赛虹

章宏伟 赵国英 傅红展 赵 杨 马海轩 娄 玮

永宣时代及其影响

——两岸故宫第二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故宫博物院 编

主 编：吕成龙

副 主 编：张 荣 林 欢

学术顾问：耿宝昌

责任编辑：方 妍 张志辉

装帧设计：王孔刚

责任印制：马静波

出版发行：故宫出版社

地址：北京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100009

电话：010-85007808 010-85007816 传真：010-65129479

网址：www.culturefc.cn 邮箱：ggcb@culturefc.cn

制版印刷：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85×260毫米 1/16

印 张：36

版 次：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4-0300-9

定 价：190.00元(全二册)

明朝档案的珍贵价值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编研部 李国荣

内容提要：《中国明代档案总汇》是现世所存有明一代珍贵档案的总集，是明朝官府档案的首次系统公布。本文对《中国明代档案总汇》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概述，并且指出其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弥足珍贵。明代档案的系统公布，必将大大拓宽明史研究的领域。

关键词：《中国明代档案总汇》 明史研究 史料价值

Abstract: *The Ming Imperial Archives* are the complete extant materials of the archives from the Ming dynasty, which were the first official archives of the Ming dynasty to be systematically published for the public. This essay summarizes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Ming Imperial Archives* and demonstrates its significance as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cultural relics. The publication of the Ming archives will surely broaden the research field of the Ming history.

Key words: *Ming Imperial Archives*, Ming history research, historical values

明史研究，此前均据官书文献。明代档案存世不多，利用甚少。《中国明代档案总汇》是现世所存有明一代珍贵档案的总集，是明朝官府档案的首次系统公布。明朝档案是明朝政府在学习政令过程中形成的原始官方文件。其时间跨度，起自洪武四年（1371年），止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最早的是洪武四年（1371年）的户贴、田契和永乐八年（1410年）颁给释迦也失喇嘛的敕谕。保存最多的是万历、天启、崇祯三朝的档案。《中国明代档案总汇》共分四编101册：第一编为散件类，收录明朝档案3535件，主要是兵部、礼部文稿，兼有少量敕谕、诏诰；第二编为簿册类，收录明朝原档102卷，以《武职选簿》居多；第三编为典籍类，均为抄存或誉印的书册，共有12部；第四编为明代辽东问题档案，共有710件（卷）。近万件明朝官方档案，其史

料价值和文物价值弥足珍贵。明代档案系统公布，必将大大拓宽明史研究的领域。

《中国明代档案总汇》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 101 册，原档影印。笔者作为明代档案的整理编纂者，试对其珍贵价值略作评介。

一

明代档案是历经劫难几经辗转留存下来的。现存明朝档案，并不是清政府从明朝档案库中接收的。明亡之际，巨量官府档案与宫殿衙署一同毁于战火。清初为纂修《明史》，于顺治五年（1648年）九月颁谕，命在京部院及外省督抚藩臬等衙门，将明时“上下文移有关政事者，作速开送礼部，汇送内院，以备纂修”¹。但是其后十余年间，由于各级官衙督办不力，明档搜集成效甚微。为此，康熙四年（1665年）十一月朝廷再颁谕旨：“内外各衙门，将彼时所行事迹及奏疏、谕旨、旧案俱著查送。”同时强调，倘若“仍前因循了事，不行详查，被旁人出首，定行治罪。其官民之家，如有开载明季时事之书，亦著送来”²。各处散佚明档由此陆续送交清内阁大库保存。不过，后来清政府屡兴文字狱，又有意销毁了一些明朝档案。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明清档案亦遭劫掠。到民国初年，发生了档案史上有名的“八千麻袋事件”，内阁大库15万斤明清档案竟以4000元之价卖给纸店造纸，幸经有识之士罗振玉买下，但几经迁徙转移、潮湿霉烂、鼠啃虫蛀和甲捡乙盗之后，已是损毁3万余斤，并转卖数处。抗战时期，明清档案又南运西迁，遗损颇多。1949年，明清档案195箱运往台湾。新中国成立后，散失大陆各处的明清档案得以集中保管，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前身故宫明清档案部旧存的明清档案外，东北图书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先后将所存明清档案移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历经沧桑的明代官府档案遂得以相对集中，另有辽宁省档案馆尚且存有少量明代档案。《中国明代档案总汇》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及辽宁省档案馆所藏明档汇总编纂，付梓刊布。

《中国明代档案总汇》所辑档案，是明朝政府在实施政令过程中形成的原始官方文件。洪武十八年（1385年），明太祖朱元璋就立法定制事宜颁谕：“华风沦没，彝道倾颓，自即位以来，制礼乐，定法制，改衣冠，制章服，正纲常，明上下，尽复先王之旧。”³借鉴唐宋文书档案定制，明朝不仅有完整的文书处理制度，亦有严格的文书使用等级制度。皇帝专用的诏令文书，有诏、制、敕、册、谕、书、符、令、檄。

1 《清世宗实录》卷四十。

2 《清圣祖实录》卷十六。

3 《明太祖实录》卷十四。

臣工上报的文书,有题、奏、启、表、笺、讲章、书状、文册、揭帖、制对、露布、说。各官府使用的文书,上行有咨呈、呈状、申状、牒呈、牒上;下行有照会、札付、下贴、故牒;平行有平咨、平关、平牒。总之,有明一代文书档案规制十分完备。如此繁缛的明代档案文种,该书几乎都有收载,而尤以题行稿、科抄题本和选簿居多。

《中国明代档案总汇》辑录的档案,建文、洪熙、正统、景泰、天顺、弘治时期的档案基本无存;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时期的档案为数亦少;万历时多为档簿;保存最多的是天启、崇祯两朝的档案。另外,该书还收有南明弘光时期《迓辨先帝太子真伪》和《请求归期》等档案。

二

《中国明代档案总汇》全书共分四编,前三编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明代档案,第四编为辽宁省档案馆所藏明代档案。其中:

第一编为散件类,共计收录明朝档案 3535 件。其中主要是兵部、礼部的题行稿、题稿、行稿,及科抄题本、奏本、启本、揭帖、塘报、咨呈、劄付、禀文,以及契约、手札、讼状、供状、告示、税票等,兼有少量敕谕、诏诰。对散件类档案,原则上采用编年体,按档案时间依次编排。对没有明确时间的档案,编者作了相应的考证编排。同时,编者对所辑档案逐件撰拟题由,标题目录力求客观、准确、简明、规范地揭示各件档案的内容。

第二编为簿册类,共收录明朝档案 102 卷,其中主要是《武职选簿》。所谓《武职选簿》,是记载明代京内外各卫所职官袭替补选情况的登记簿。对《武职选簿》的编纂,编者充分考虑和照顾原档状况,按《明会典》第 124 卷所列《都司卫所》顺序,依次编排亲军卫、左军都督府、右军都督府、中军都督府、前军都督府、后军都督府、南京五军都督府辖属各卫所职官的登记簿册,各卫所之内则按原档所编亲军、左军、右军、中军、前军、后军为序。对这部分档案,编者按原档顺序逐册编制了各有关卫所官员的姓名目录,大大方便了检索查阅。该编还收录了一部分万历、天启、崇祯年间的其他簿册,如《沈阳群牧所袭替世袭簿》、《新官袭职选底》、《新官替职选底》、《优给优养簿》、《选过替职官舍簿》、《选过优给优养簿》、《选过袭替复职并职优给优养簿》、《朝鲜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等。

第三编为典籍类,均为抄存或誊印的书册,共有 12 部。包括《鲁斋全书》、《掌论题稿》、《南京兵部车驾司职掌》、《兵部行移簿》、《杨鹤奏议》、《崇祯存实疏钞》、《锦衣卫题本档》、《敕稿底簿》、《礼部行文底册》、《明代档册》、《淮阳杂录》、《凤阳新书》。各该书册均按原貌编排,编者另行编制细目。

第四编为明代辽东问题档案,共有 710 件(卷)。主要是洪武至崇祯年间,明代

辽东都指挥使司所属二十五卫与安乐、自在二州,以及明中期后设置的辽东经略、巡抚、巡按、总兵等衙署的档案。这部分明代辽东档案,翔实地记载了明时辽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和民族等方面的情况,反映了明王朝从内地往东北发配犯罪军丁、修建边墙墩台、马市贸易以及明军与女真人的战争等丰富内容。

三

《中国明代档案总汇》所辑档案的史料价值弥足珍贵。我国现存纸质档案,最早为唐代,只有几件,且多有缺损。另有极少量元代档案。唯因如此,这近万件明朝内阁、兵部、礼部等衙门的官方档案,其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便显得愈加珍贵。在此谨对这些档案所反映的主要内容略作披陈:

(一) 职官方面

有官员特别是武职官员的挑选任免、升迁调补及休致、开缺、病故、阵亡,官员的考选、议叙、褒奖和违制查议、纠参处分、开复原职等情况。《武职选簿》更翔实地记录了有关卫所官员的家世履历。

(二) 防务方面

档案载有明朝驻防换防、核实边备、设官团练、布守关卡、设探放哨、募集兵勇、整饬驿站、筹办军饷、护运漕粮等详情。

(三) 战事方面

明军作战有三:一是与海上郑芝龙部属及倭寇的交战,二是在中原与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大规模战争,三是与辽东清兵的对峙较量。凡此三类战事,均有详细记载。

(四) 财政方面

有万寿庆典恭进马匹、赏给进京庆寿人员盘缠、孔孟族人临雍观礼赐给衣物、清查拖欠银两、制造宫廷金扇数目、支付官差盘费、赏给功臣地租银两、查禁侵夺地产民田及盐务税课、田地房屋契约等诸多方面的档案。

（五）外交方面

《朝鲜迎接天使都监厅仪轨》详细记述了出使缘由、使臣职衔、往返路线、所行礼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锦衣卫选簿》中有跟随郑和下西洋的有关人物情况的记载，《福州右卫选簿》和《天津卫选簿》中也有郑和下西洋方面的史料。有关澳门问题的档案，反映了葡萄牙人沿海为患、入居澳门及互市贸易等情形。

（六）文化方面

有武科乡试、会试、殿试举办情形及进士登科录，有反映日食、地震等天文地理方面的原始资料。此外还有田地纠纷、民事诉讼等法律方面的档案。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由于诸种原因，此前明史研究均据有限的文献史料，明代档案利用甚少。现将存世明代档案系统公布，必将大大拓宽明史研究的领域。同时，因该书系属影印出版，完全保持了档案原貌，既确保了档案的权威性和真实性，又兼有收藏鉴赏价值。总之，明朝档案的史学研究和文化开发价值是多方面的，随着对这巨量明档的深层次挖掘，其珍贵价值必将日益彰显。

明彩绘本《甘肃地方图》考

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书文献处 卢雪燕

内容提要：《甘肃地方图》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3种以明代甘肃镇防区为主述内容的边防图之一，纸本彩绘，纵179厘米、横239厘米，绘图人不详。全图设色鲜艳、浓笔重彩，具有典型明代官制本舆图特征，是件极珍贵的文物。笔者撰本文前，原认为该图成于明初永宣间，孰知经过考订，成图年代下修至成化十六年（1480年）到弘治年间。根据著录，该图原藏于清内阁大库，由其鲜明的明宫廷风格，推估此图极可能是边官按例绘送兵部的边防图，功能在说明甘肃镇以卫、所等城堡为主体之防御体系，对各地驻扎兵力着墨甚深，对于厘清现存明代边防典籍的相关记载颇有帮助。

关键词：甘肃镇 陕西行都司 边防图

Abstract: The Map of Gansu Region is one of the three Ming dynasty's Gansu Military Region border defence maps collected in the Taipei Palace Museum. The map is drawn in colour on paper with size of 179 cm in height and 239 cm in width. With its characters of typical government edition of Ming dynasty, it is a precious relic. Initially, the author considered that the map was finished in the early-Ming dynasty (Yongle—Xuande reign), but the result of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map was made between 1480 and (i.e. the sixteenth year of Chenghua reign—Hongzhi reign). Although there is a slight deviation from the theme of the conference, however, the article is still valuable to address because of its initial motivation was concerned with the Yongle—Xuande study. Since its provenance is Qing's Grand Secretariat and has Ming government edition style, perhaps it was submitted from some border officials to the Ministry of War. The main function includes description of defence configure, fortress, mail roads and official notes on the map might be primary source that could help us to clarify related recordings.

Key words: Gansu Military Region, Shannxi Xidusi, border defence map

引言

《甘肃地方图》¹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3种以明代甘肃镇防区为主述内容的边防图之一²，纸本彩绘，纵179厘米、横239厘米，右缘破损，略残，绘图人不详。图上、下、左三处图缘各标南、北、东字样，表示图的方位³。绘图范围东起黄河以西，西至甘州卫城以东（按：因图右缘破损，推估原范围应不止于此），北至镇番卫城北鱼海子一带，南抵黄河，大致描述了明代甘肃镇辖区内的人文及自然地理。人文部分包括城堡（含卫城、堡、寨）、驿递（含驿站、急递铺与递运所）、军营（含营、马营、哨马营）、故城、关隘（含山口、关）、墩台、部族、帐篷（藏包）；自然地理则主述河流、湖泊、盐池、山脉等。本文以此图为主要研究对象，先推考图的源流，接着介述全图内容，并就内容推估成图年代，最后论述图的价值。

一《甘肃地方图》之源流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清古地图，主要源于国立北平图书馆旧藏⁴，而平图的前身——京师图书馆，又以清内阁大库原藏为基础所筹设⁵，因此，谈及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的包括《甘肃地方图》在内的100多种明、清舆图，必须先弄清内阁大库原藏。

内阁大库是清内阁部院东、西两座库房的总名，西库即红本库，东库为实录及书籍表章库⁶，宣统元年（1909年）及以后拨归京师图书馆典藏的善本、地图⁷，多来自于

1 本图图背题签名：《甘肃地方图本》，旧目依之为图名，著名古地图学者李孝聪教授，因《甘肃地方图》不符明代舆图惯用之名，认为图名应改为《陕西行都司舆图》。

2 另两种一种为《甘肃镇战守图略》，参见卢雪燕《一带山河万里墙——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彩绘本〈甘肃镇战守图略〉》，《故宫学术季刊》2009年第3期；另一种为《行都司所属五郡总图》，参见卢雪燕，《彩绘本〈行都司所属五路总图〉成图年代及价值考述》，《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5期。

3 按理右图缘亦应标注“西”字，殆因破损，故不见此字。

4 参见卢雪燕《地理之学，非图不明——台北故宫所藏古地图探微》，《地图》第17期，2007年9月，台北。

5 除内阁大库外，还包括国子监旧藏，但地图部份主要来自内阁大库。

6 罗振玉《玉简斋丛书》著录之《内阁大库档册》，应是“书籍表章库”的储存目录，分礼、乐、射、御、书、数6间，位置在东库楼下东偏的6间库房。以上见徐中舒《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第1页，《明清史料》首册正文前，第1～14页。

7 清宣统元年（1909年），内阁大库因库垣损坏的缘故，将部分收藏移到文华殿，其他放不下的，就任其曝积在大库内，当时张之洞以“旧档无用”，奏请焚毁。同年，罗振玉以学部参事身份，前往接收书籍，看见库垣内堆积如山的案卷，觉得可惜，于是请张之洞罢焚毁之议，是以所有档卷均归学部，暂时存放在国子监南学（案卷之类）及学部大堂后楼（试卷之类）。1913年，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成立，1916年，这些

东库，更精确的说，是来自于书籍表章库。笔者以《内阁大库书籍旧目》、《内阁大库书籍旧目补》¹，以及罗振玉《玉简斋丛书》之《内阁大库档册》三种，再加上民初京师图书馆、北平图书馆收藏目录，比对《国立北平图书馆舆图存箱目录》，拣选出与“甘肃地方”相关的地图如表一：

表一 《内阁大库书档旧目》等载记甘肃地区地图表

《内阁大库书档旧目》目十	《内阁大库书档旧目》目十二	《内阁大库书档旧目补叙录》补目二	《内阁大库档册》御字库露字柜	《清内阁旧藏书目》	《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	《国立北平图书馆舆图存箱目录》
《行都司所属五郡总图》1册	《行都司地图》1册	《行都司所属五郡总图》1册	《行都司所属五郡总图》1册	《甘肃行都司所属五郡总图》1册	《行都司所属五郡总图》 明代纸本彩绘，青纸皮。旧目未编号。甘肃在明代及清初康熙五年前，为陕西行都司指挥使司所管辖，此图即绘甘肃边城营堡，并记各城堡所驻官职公署。	《行都司所属五郡总图》 明代，纸本彩绘 39.5厘米×30厘米。
《甘肃地理图》1张	《甘肃地图》1张		《甘肃地图》1张	《甘肃总图》1幅清代，汉文	《甘肃地图》1帧，满汉文，纸本彩绘，汉文地名以红签贴记。	《甘肃地图》2幅清代，满汉文，纸本彩绘251.5厘米×(165.5+167.5)厘米。
《宁夏甘陕图》4页	《宁夏甘陕图》4页					

案卷被移到端门门洞中，同年，历史博物馆移存了小部分较整齐的案卷到午门博物图书馆，其余装入麻袋卖给北京同懋增纸店，几经周折，这批案卷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买下，而为历史博物馆所留下的一批也借给北京大学整理上架，贮存于“研究所国学门”。而几次整理发现的宋元旧刊等图籍，亦分次移存当时的京师图书馆（或北京图书馆，国立北京图书馆，北平图书馆）。以上参见徐中舒：《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明清史料》第一本序。又《本馆善本书目新旧二目异同表》一文亦提到：“其时午门历史博物馆整理内阁大库遗藏，送来宋元以下旧槧旧抄，可补馆藏之缺者，为数甚多。”（《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八卷第一号，第89页）足见，内阁大库库藏曾多次多批地移存京师图书馆。

1 1933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印：《内阁大库书档旧目·内阁大库书档旧目补》，北京图书出版社古籍影印主编：《明清以来公藏书目汇刊》第七册。

《内阁大书库档旧目》目十	《内阁大书库档旧目》目十二	《内阁大书库档旧目补叙录》补目二	《内阁大书库档册》御字库露字柜	《清内阁旧藏书目》	《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清内阁大库輿图目录》	《国立北平图书馆輿图存箱目录》
	《甘肃战守图略》1张	《甘肃战守图略》1册		《甘肃战守图略》1册	《甘肃战守图略》1册，明代，图说纸本彩绘，青绫皮。	《甘肃战守图略》1册，明嘉靖间，纸本彩绘，52厘米×90厘米，凡34幅。
	《甘肃河图》1张			《甘肃河图》1张 ¹		
	《甘陕图》4页					
按：此目为清查大库所编的目录，此目编写年代当在乾隆十年（1745年）夏季以后，十二月以前所编。	按：目十二仅为大库书档之一本而已，应为乾隆季年之物，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十一月以前。	按：此目名《书籍簿册》，应为北京大学明清史料整理会编目时所拟，因原册首尾残缺，内容与《书档旧目十》相同，时间也是乾隆十年。	按：载自《罗雪堂先生全集》五编（十九）一《玉简斋丛书续》（方苏谓为书籍表章库的储存目录，徐中舒《再述内阁大库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一文提到文献馆发现有同样的，应是同光之物。	《陕甘图》2幅（内残损一幅） 《甘肃临洮府图》1幅 《甘肃庆阳府图》1幅 按：佚名编，民国七年京师图书馆抄本	《陕甘全省道里总图》1帧，彩绘，纸本，蛀破。 《甘肃省临洮府道里图》1帧，绫本青绿画，缝装。 《甘肃庆阳府道里图》1帧，绫本青绿画，缝装。 《甘肃地方图》1帧，明代，纸本彩绘，绿绫边。旧目称《五彩甘肃道里总图》，兹因图背纸签题改之。	《甘肃全省道里总图》2幅，清代，满汉文纸本彩绘（135+136.5）厘米×498厘米。 《甘肃省临洮府道里图》1幅，清初，绫本彩绘190厘米×233厘米。 《甘肃庆阳府道里图》1幅，清初，绫本彩绘190厘米×233厘米。 《甘肃地方图》1幅，明代，纸本彩绘239.5厘米×286厘米 ² 。 《甘肃秦州图》1幅，清代，满汉文，绢本彩绘84厘米×128厘米。 此目录系1985年台北图书馆移交台北故宫博物院目录。

从上表可知，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之与甘肃相关的8种（8幅2册）輿图之中³，除《甘肃秦州图》是北平图书馆购藏以外，其余均移藏自清内阁大库，而《行都司

1 此图仅出现两次，1936年王庸重新编目时，已不见此图，笔者查阅《輿图要录》（即中国国家图书馆之藏图目录），亦不见载此图，其是否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甘肃地方图》的另一名称，实无法查证。

2 239.5厘米×286厘米指的是《甘肃地方图》之外观尺寸，非画心尺寸。

3 此处所称之与甘肃相关者，系以地图绘制范围专指甘肃地区而言，设若只有一部份内容为甘肃地区，如《九边图》，则不列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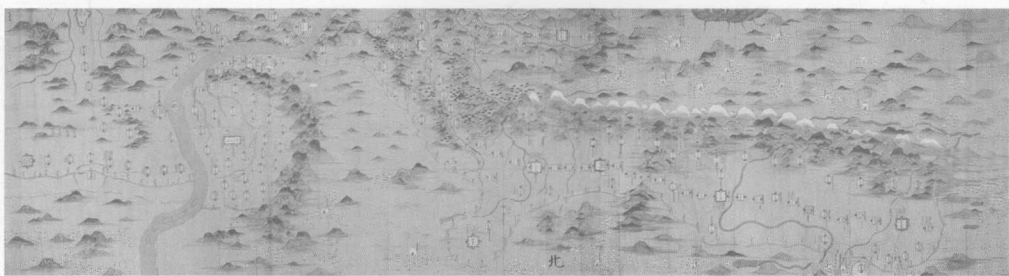


图1.1 《甘肃全省道里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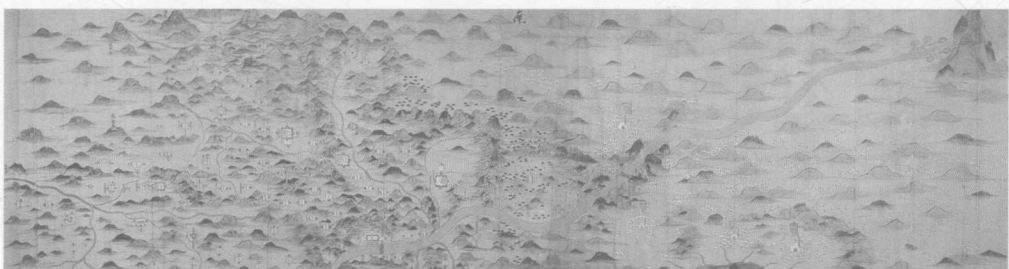


图1.2 《甘肃全省道里总图》

所属五郡总图》(以下简称《行都司图》)、《甘肃地图》¹、《甘肃镇战守图略》、《甘肃临洮府道里图》、《甘肃庆阳府道里图》5种,不但在1918年以前就已经入藏京师图书馆,甚至还能比对应出相对应的名称,至于《甘肃地方图》及《甘肃全省道里总图》(2种3幅),笔者认为应该就是《清内阁旧藏书目》²里的《陕甘图》。

《清内阁旧藏书目》明白揭示:“《陕甘图》,两幅,内残损一幅。”王庸就1918年旧目重编图目时,称:“《陕甘全省道里总图》一大帧,彩绘,纸本,蛀破。”台北故宫藏《甘肃全省道里总图》(图1),虽说也有2幅,但详检后几乎能确定,二图可并为一图,换句话说,两张图是由一全幅裁切后重新裱装的,再加上图面上的

1 《清内阁旧藏书目》、《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分载之名虽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甘肃地图》2幅略有不同,但皆称“满汉文”(或清汉文),加以称“汉文地名以红签贴记”等皆符《甘肃地图》实况,唯一不同的是“一帧”或“一幅”易改成“二幅”,笔者仔细观察该2幅形制后以为,当重新裱装,将1帧改成2幅之故。

2 《清内阁旧藏书目》书前收1918年《京师图书馆目录课序》:“今馆中所藏内阁之书,均前清季年由学部发来,除残缺外,有水湿者,有熏焦者,有霉烂者,大约失火时之受损耳。至清内阁书目,馆中人均未尝见也,兹由赵次原先生由部中携来,悉照原订六册,计分四种(库存书目参册)(库存残目壹册)(残复书目壹册)(碑图总目壹册),缮录一通,庋藏书库。”足见该目系据清代目录缮录重装,据张升《明清宫廷藏书研究》第201~203页,此目应缮自清《内阁库存诏谕碑版舆图目》一卷、《内阁库存书目》一卷、《残书目》一卷、《残复书目》一卷。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内阁库存书目》一卷、《内阁库存残本书目》一卷、《内阁库图籍》一卷,均题刘启瑞辑,稿本,一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内阁库存目录》一函六册,抄本。与上述之书亦应为同源”。参见张升《明清宫廷藏书研究》第202页。



图2 《甘肃地方图》签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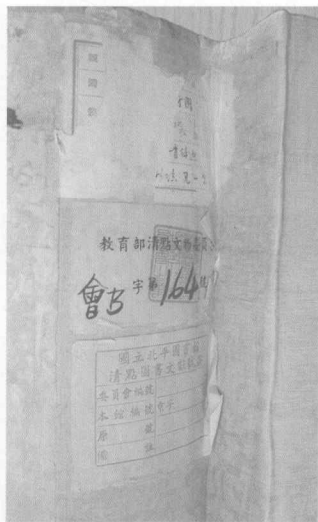


图3 《甘肃地方图》文物号签

“蛀破”痕迹，因之推测《甘肃全省道里总图》应该就是王庸说的《陕甘全省道里总图》，也是《清内阁旧藏书目》载示《陕甘图》中的那一幅未有残损的¹，至于另一幅残损之图，极可能就是王庸《旧目》²里的《五彩甘肃道里总图》，也就是为符合图卷外侧贴签（图2、图3）而改名的《甘肃地方图》。

实际上不管是王庸，或是1918年4月编定的舆图旧目，都一致认为《甘肃地方图》绘于明代，然而令笔者感到困惑的是，此图究竟从何而来？是前朝子遗，还是清廷为修《大清一统志》或《大清会典》时向各地征集？如果说《甘肃地方图》就是《陕甘图》中的那幅残损之图，那么，至少在咸丰九年（1859年）以前，图便已入了内阁大库³。

众所周知的，清宫承继来自包括明文渊阁、内阁等明官旧藏⁴，这些旧藏之中是否也包括舆图呢？答案是肯定的，记录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明官藏书的《内阁

1 笔者实际检视《甘肃全省道里总图》，发现该图系由一图裁切为二图后重新裱装，且有蛀洞旧痕。而《甘肃地方图》的确有残损，亦经重装而成今貌。

2 这里的《旧目》指的是王庸重编《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时所说的民国七年之舆图目录，非民国七年京师图书馆抄本《清内阁旧藏书目》。

3 《清内阁旧藏书目》与《内阁库存诏谕碑版舆图目》同源，而《内阁库存诏谕碑版舆图目》之“诏谕类”收藏最晚者为咸丰九年（1859年）档，故推测此目不晚于咸丰九年。因此说至少在咸丰九年以前，《甘肃地方图》就已经入了内阁大库。

4 明文渊阁、内阁，是否同属一处，各家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文渊阁即内阁，也有人认为两单位不但处所不同，性质亦互异，此处依张升《明清宫廷藏书研究》第69、72页说法，明初“洪武间南京宫中即建有文渊阁。文渊阁虽可称内阁，但此内阁与阁臣办事之所的内阁不同”。但正统七年（1442年）以后，文渊阁与内阁真正合二为一，所谓文渊阁指的便是内阁，内阁指的也是文渊阁。

藏书目录》，卷四《图经部》即载有边防图两种，一是《宣大山西修边图》一册，另一是《大同分营地方图》一卷¹，由此可知，内阁确实有舆图收藏，而这些舆图，特别是边镇之图，又多为边臣绘送，例如前面提到的《宣大山西修边图》一册，即嘉靖间宣大总督翁万达所进²，再加上明代的“凡天下地理，险易远近，边腹疆界，俱有图本，三岁一报”制度³，因此，笔者以为，《甘肃地方图》，其来自边官，最终入藏内阁大库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属于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系统的几种藏图目录，也载示若干《甘肃镇图》。例如，康熙《天下舆图总折》：“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日，本房传旨交来《陕西甘肃镇图》一张、《陕西全省边腹图》一张。”⁴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敕编《萝图荟萃》：“《甘肃镇图》一张。”⁵嘉庆《国朝官史续编》卷九〇至卷一〇〇：“《陕西甘肃宁夏西宁等处安设驻防图》一幅，绢本纵五尺二寸五分，横五尺；《甘肃镇图》一幅，纸本纵四尺八寸，横九尺一寸。”⁶《舆地图一百三十二卷目录列表》（图4）：“舆地七十一，《甘肃省全图》，旧有《甘肃新图绘注》亦均详密，唯有图无说，水名亦多，舛误碍难据办，今据新图水道形势，证以《内府图》、《一统志》、《通志》各书误者正之，略者详之，以衷于是。”⁷《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初编》：“《甘肃镇图》一幅，彩绘纸本，纵四尺八寸，横九尺一寸。”⁸第一历史档案馆《内务府舆图目录》：“《甘肃地图》一幅、《甘肃镇图》一卷。”⁹

以上诸图，按说应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甘肃地图》及《甘肃镇图》有所

1 （明）张萱：《内阁藏书目录》卷四《图经部》，第123页，清虞山钱遵王述古堂抄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2 翁万达（1498～1552年），字仁夫，广东揭阳人，嘉靖五年（1526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总督宣大。此图王庸在《中国地理图籍丛考·明代北方边防图籍录》第45页亦提及，原文如下：“翁万达《宣大山西诸边图》一卷，见《千顷堂目》及《明史·艺文志》；亦见《内阁藏书目》。称‘宣大山西修边图’。翁万达于《明史》有传。曾巡抚广西，又督宣大山西保定军务，在宣大山西修筑边墙墩堡甚多。欲考翁氏修筑边城史迹；如得此图，当最可贵矣。”

3 《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兵部”：“凡天下地理，险易远近，边腹疆界，俱有图本，三岁一报。”

4 此目系清康熙年间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的藏图目录，是为清宫最早的舆图目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刘若芳女士提供抄件。

5 此目系清乾隆二十六年敕编，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汪前进编：《中国地图学史研究文献集成》（民国时期）第五册，第1876页，西安地图出版社，2007年。）

6 此目系清嘉庆年间编写，收录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目录，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7 此件卷头载“谨将纂绘舆地图一百三十二卷目录列表恭呈御览”，旁边草体记“廿五年七月五日奉旨‘知道了’”。李孝聪教授考证此件系光绪二十五年写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8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初编》第11页，民国25年（1936年）。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内务府舆图目录》（此目系六十年代一文件馆之藏图目录），汪前进先生提供抄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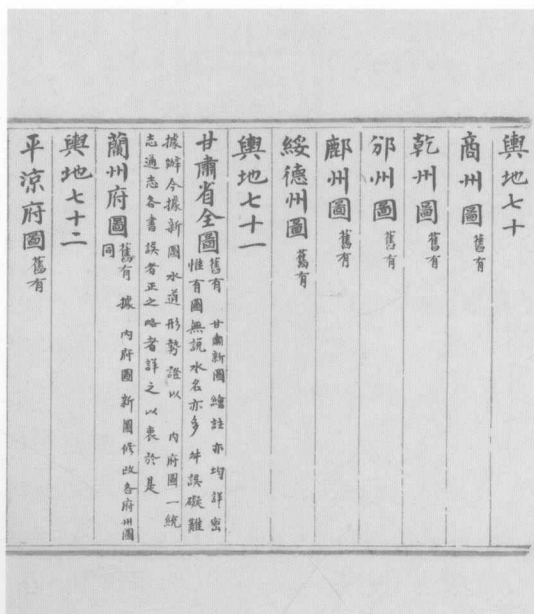


图4 《輿地圖一百三十二卷目錄列表》

关连，至于是否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甘肃地方图》有关，则有待进一步查证¹。

二《甘肃地方图》内容介述

《甘肃地方图》(图5)属于传统手绘青绿山水地图，山峦采写实手法，远山浅蓝，近山以青绿为底，不记山名；形势特别险峻的，山顶涂白色，其次涂蓝色²，山麓以青色渐层绘出植被，间杂墨色皴点表示林木，徐徐下降，峰峰相连，形成横跨图面，与黄河(兰州至黄河源段)几乎平行的4道(左、下的分散独立山体除外)山脉主线。黄河涂黄色(偏赭)，在图的南界自西往东流去，在兰州城西北方向附近形成一大转折向北流去。除黄河以外，河流(包括主流与支流)采双线，粗细不等青色线条表示，不记河名，不加波纹。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贯穿南北，或横跨东西，凡支流皆绘与山脉相连，表达某河源出某山之意。湖泊以椭圆形闭合曲线表示，同样以青色为底，用墨笔勾勒出鳞状波纹，并标注“大海子”、“小海子”、“海子”等湖名于湖的中心点。

1 有清一代，一张图，往往不只一件，或多或少，都有复本存在，例如台北故宫博物院院藏《黄河图》(平图020870，清康熙年间绢本彩绘，一卷)，据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相同形式图卷；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台湾舆图一卷》(见《中国古代地图集》(清代)图版24~25)笔者亦曾见过几乎完全相同的，题名为《御制台湾府地輿全图》。因此，一档馆所藏甘肃镇图，其尺寸虽与本院《甘肃地方图》有异，但是否是《甘肃地方图》的复本，也不无可能。

2 由上而下依序是白色、蓝色、绿色。